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杜騙新書 第二十三類 法術騙

### 法水照形唆謀反

僧術中，有以法咒水。密咒某人心欲何事，後令人自取照之。各隨其心之所欲，自現其形。有米春元者，富過百萬，田連兩府，年逾五十，不思會試，惟安享豪華以為樂。妖僧聞其富，欲騙其厚利也。挾咒水之術，往叩其門，自言能望氣，每見此宅，紫氣上衝，有鸞鳳之彩，此百代王侯之兆。當有立翊運之功、分河山之帶礪者。米春元未信，僧曰：「吾傳有秘術，以符咒水。能知此生榮枯結果。人但齋戒三日，虔心來照，則今生是何成就。自現於水中。」米乃留此僧，令家下人各齋戒至第三日，注大缸水於庭。僧密語咒水，令諸人自照，米照見，戴了天冠，穿蟒袍，幼子照之亦同。長次二子只紗帽圓帽而已。

米正室照，亦妃冠鳳袍，兩長婦照，惟珠冠翟服，米大異之。

僅秘於心，後與流寓枝鄉官宴會，談及時事，枝曰：「今並後匹敵，金注支庶，禍之萌孽，必始宮闈，異日不為文皇之喋血，或為沂王府之反召，此魯葵所深恤者。」米曰：「往者逆响未萌而折，宸豪已發而摧，國家如天之福，風雨何搖於窗戶也？」

枝曰：「不然，文靜以監豎倡唐，姚衍以胖僧興國。若輔之得人，成敗安可料也？」米曰：「縱中士有故，水國偏在海隅，必無憂亂離也。」枝曰：「亦難保。讖云某地出天子，江南作戰場，正可慮也。」米曰：「使宸豪復興於今，成敗當何如？」

枝曰：「今承平弛兵，更甚於昔。向令宸豪，不久淹南康，某都不詐應反戈，安至以銅鐘灰也。」米聞言心喜，又有一僧，能降神附童者，言往來禍福，如響應響，米請降之。密禱以欲圖不軌事。神降曰：「金鐘興，玉氣旺，清福扶王帝業強。洪流掃蕩人安泰，裂土移宮鎮遠方。」米猶未決休咎，再求明報。

降童喝曰：「此何事而敢絮叨也？」米不敢問，而未解神意，既而漁人於深淵得巨鐘，金色燦然，米以為瑞也。召枝某及二僧，決謀逆。欲俟五月某日，五更早，大小官俱出城送萬壽表，乃閉四門伏兵城外悉殲之。至四更，兵卒供執事者早起，見城內伏兵處燈火異常，急報軍官，調兵捕之。城中擾亂，又遣兵守城，見江中船無數，皆早炊飯城上兵，疑是助亂者。大呼曰：「某人謀逆，被捕獲斬首矣。」外伏者，見內無號炮，城上有備。又聞呼喊聲，送表官皆不出城，知事必敗露，河邊數十號船，乘微明時，各各逃散。後官以亂者，作造謀劫庫問，捕獲數十餘人皆斬首。而首逆者，反以不知情為辭，只擬流三千里，而死於道。此傳內多隱語，未可明言也。

按：米春元年老巨富，已無心向功名，更何心圖王侯？只以咒水妖僧啟其端，降神妖僧決其志。又以枝某失職怏怏，襄成大逆。二僧已就誅，而枝某幸脫於網，天何緩討兇人哉！猶幸聖朝清明，小丑旋殄，固太平之洪福，亦此地民風，素良善忠順，不當受此叛逆者之荼毒也。然信僧惑邪之禍，亦酷矣。後人其深鑒之，其深戒之。

### 妖術托夢劫其家

老狐晝伏巖洞，夜出尋食草木之實，有偶於草木中，吸得天地網緼之精者，便有靈變，能幻化為美婦以迷誘人，採人之陽精，以益其靈通。法師捕得而烹之，和尚如求得狐心，焙而乾之，薰以好香，於深山中構一草廬，以狐心奉祀於中，日誦諸般懺文、經卷超度之。夜則群妖眾怪，噪者、呼者、悲者、泣者、叫者、嘯者，能為人言，或為蠻語者千怪萬狀，於草廬外哀弔，極其淒涼。要極大膽之人，方敢中處，弔過七日，亦漸漸稀少。晝夜常誦經作法，備果食供奉，積至四十九日，然後焚了草廬，把狐心領回，香火祀之。如明日欲往見某人，先夜以錦囊盛狐心，置於心上夜必夢婦人領去，先見其人。次日往拜其人，已夢中相會，後有所於求，人必以為異，而多從之。此僧家騙化之一術。

也有富家羊老，生二子，娶二媳矣。蓄積盈餘，極是慳吝，分文不肯施捨。忽夜夢兩高僧來化緣，次日果有兩僧到，容貌儼如夢中所會者，稱言：「你取財太急，人多怨氣，吾與你有夙緣，特來為你懺悔。」羊老信之問：「懺悔當如何？」僧曰：「你合家當齋戒三日，再買果餅麵食，及三牲豬、羊肉，半葷半素，吾為你作法請將，誦經供佛，將生前罪過解釋，再祈後增福祿，便家門清吉，死後免墮矣。」羊老依言，齋戒買辦。

至第三日又有兩僧到，又留相助誦經，至晚來一僧念咒燒符，降遣羊老自跳自喊，取利劍在手，指其妻子曰：「此鬼也。」悉手刃之。又追殺二媳，媳求僧解勸，僧指羊老喝曰：「坐。」羊老遂提劍咬牙，昏昏而坐，不醒人事。四僧入，輪奸二婦訖，以索縛之，搜其家財幣，捆作四擔，夤夜逃去。

次日有人入其家者，見羊老披髮伏劍，睜眼言嚴語。急出呼眾人看，親眾群擁而入，羊老只說要殺鬼，眾向前奪去其劍，呼其名曰：「你何故如此？」羊老漸漸復甦。人又問之，才知應曰：「吾夢見鬼多，正在此殺鬼，得你們叫我醒也。」及入後室，妻與子皆被殺。羊老大哭曰：「此我記得殺三鬼在此，又趕殺二鬼婆，被僧攔開。」及入房二婦皆捆在牀，乃呼鄰婦來解之，各稱被僧所奸，金銀財帛皆收拾去矣。一家痛恨無窮，一邊收殮三屍，一邊遣人四路趕僧，皆趕上兩日路，並不見蹤而還。

按：羊老素慳吝，則為富不仁之事有矣，乃僧悚以怨氣，便信其說，而留以作福懺悔，則心先自疚故也。僧欲行術劫財，而先形於夢，此亦得狐心引夢之術而用之。彼夢謂高僧，而反為劫僧，不信畫所為，而信夜所夢，亦惑矣。不行善於平昔，而求懺悔於修齋、亦愚矣。今人多殘忍不仁，貪暴不義，而欲飯僧供佛，追修懺悔，何異羊老之覆轍哉！甚矣，惡不可為，而僧不可信也。鑒此當為之凜凜。

### 摩臉賊拐帶幼童

往年京城中有幼童出外，嘗被人拐帶去，尋之又無蹤，後累累有之。人多見一僧，摩幼童之臉，則幼童隨之而行，既而尋，已失之。故京城盛傳，謂之摩臉賊。特在京僧釋人多，未察其孰是也。忽宓富人止生一子，出外不返，四下跟尋甚急，各處出價帖曰：有收留得者，償銀二十兩。報信者，償銀一十兩。四處掛帖出價，終莫得下落。住宓家小屋人班八，以淘街為生。一日懶去淘街，往城外海真庵閒遊，轉入後室四旁周覽，忽破水障中，一小士露頭來，班八認是宓家子，忙呼之曰：「家中四處尋你，何故在此？」宓子曰：「僧閉禁我在此，你快來救我。」班八看房門已鎖，恐一人難帶此子出，謂之曰：「你小心暫在此，吾報你令尊知，即來取你矣。」飛跑而歸，報宓老曰：「令郎受禁在晦真庵中，速去救之。」宓老即招五十餘人，前後到庵，班八引至庵後房中，打開門認出宓子，又搜出十數童輩。即令眾人捆住僧小山，並同庵三人都縛來，狀送到官。官先審問眾童曰：「汝等如何被引入庵？」眾童曰：「和尚以手摩我眼睛，便見兩邊，背後，都是猛虎、毒蛇，將來咬人、傷人，惟面前一條路，清淨好行，我輩只向前走，便到此庵，被和尚幽閉祝。」又問曰：「和尚留汝等在庵幹何事？」

眾童曰：「可恨這禿子，不拘日夜，將我等做苦春，極是疼痛。若不從，便將大杖撻打，眾人怕他，只得從他所為。」又問曰：「先拐來的，後必長大，都放在何處去？」眾童曰：「有病者，有長大者，和尚說放他回去，未知後都回家否？」官再審僧小山曰：「你拐來眾童後病的、長的，都放那裡去？」僧不敢應。

再問同庵三人都云：「毒死埋訖。」官聞言大怒，將小山打四十，同庵者各打二十。曰：「此罪不容於死。」令鎖出衙門外，許失童之家群聚手毆，打得身無完膚，有割其陽，塞於僧口者，半日而死。人莫不恨其淫，而快其死。後將其庵焚之，拐帶之禍遂

息。

按：好男風者，禽犢之行，此僧必有春意之方，非拐諸幼童，無以快其欲。又習得妖法，摩其眼睛，則昏花見怪，故可誘致童男，其罪浮於天矣。積惡貫盈，眾戮其身，言之羞口舌，書之污簡牘，人誰不切齒之。世有負男子之軀者，其可襲此僧之惡行哉！